

# 地瓜井 (小说)

刘洪

我父亲在老家有两个好朋友：一个和我父亲同辈，我称他二叔；一个低我父亲一辈，我喊他四哥。三个人的年纪一般大。

二叔是大队的主管会计，打一手好算盘，那算盘珠，即使拨拉得再快再急，也是铿锵悦耳。他的口算也很神，几乎百算百中。四哥呢，是大队主管副业的副大队长，年轻时间四乡卖砂碗，见多识广，精明豪爽，喜欢帮助别人但偶尔也喜欢欺负个人什么的，好事坏事都做得。

当初，我母亲当生产队的会计，年底盘点，二叔常来帮忙，对我家有恩。我父亲在那个年代受了点委屈，四哥挺身而出打抱不平，成了我父亲心目中的大恩人。乡村人比城市人更需要朋友，乡村人比城市人更容易交成朋友。

但是二叔和四哥，却不是好朋友，而是一对坏朋友，或者说，是一对冤家。

二叔的家，位于村子的河南岸，守着一座馒头似的小土山。他家西面，则是一处地势隆起、地面平坦的古窑旧址。

有一年，村里有户中农看中了这块地皮，在那里打地基，准备盖五间大房子。地基打了一大半，二叔外出办事回了村，一看，不满意了，对那中农说：“你不能在这儿盖房子呀，你盖了房子比俺家的房子高出了一大头，一过晌的日头全给俺遮住了，俺还怎么过日子呀？”中农一琢磨，这话也对，自己考虑欠妥，加上二叔不好得罪，只好撤了瓦匠队。

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四哥领着一帮瓦匠来了，在打了一多半的地基上施工盖房子。四哥弟兄六个，侄子十三个，个个虎背熊腰……

听着西面工地上整天锤子、钎子叮当响，二叔坐在家里抽闷烟，抽了满地的烟蒂，心里的算盘打得都快散架了。不到三天工夫，他嘴唇上就鼓起好几个枣花似的新鲜火疮。

第七天，他走出家门，哼着小曲来到西面的工地上。嗨，五间新房的四壁已具雏形，快要上梁大吉了。见二叔披着夹袄笑嘻嘻地走来，四哥抓起一把铁锤握在手里，朝着二叔，笑哈哈地迎了上去。

二叔说：“这地场不错呀，敞亮。”四哥说：“敞亮吗？倒没觉得，凑付吧。”二叔说：“村里有个老儿看中了这地场，我没让他盖。”四哥说：“那人，哼！”他摇着头，“豆腐货，提不起！”二叔说：“看这壁子的架势，你这房子盖得不低呀。”四哥说：“就是手头没钱，如果有钱，我就在这儿起个二层小楼，盖得比咱村的大礼堂还高。你看怎么样？给参谋参谋。”二叔说：“我看行！到时候你就是诸葛亮了，天天坐在城楼上观山景。没钱说一声啊，俺家还有点，晚上去拿吧。今后是邻居了，有事就张口，能帮着办的，没二话。”

说着二叔就从四哥手里要过了锤子，又从一块石匠手里接过了凿子，蹲在一块卧虎状的大青石旁，帮人家凿石，手起凿响，石屑迸溅，手法娴熟。

他边凿边说：“南面这山坡，平地方不少，虽然是背阴头，但是肥透，种么长么。种傻瓜，粪篓装不下，种豆角，一亩来长，将来你蛮可以上去开它几亩嘛。”

四哥口气硬邦邦地说：“还用你说！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就是冲着那些荒地才

来这儿盖房子的，往后这面坡啊，就全是我的啦。”二叔一听，锤子差点砸了左手，因为山坡上，有他开的半亩菜地。

哼着小曲回了家，二叔当天夜里就气得大病，据二婶对我母亲说，还吐了血呢。

我父亲对四哥说：“这事你做得欠考虑啊老四，你干嘛非要得罪他！他是个好得罪的人吗？”四哥红着那张大饼脸十分蔑视地说：“他欺负人，人家地基都打成那样了，容易吗？他说不让盖就不让盖。嘿，在我面前，老实了，成了鼻涕！”父亲大声说：“他可不是鼻涕，他是桃子、李子、杏子，骨儿（核儿）在肚子里头。”

为这事，父亲没少安抚二叔：“一个瞳的，就忍了吧，他那脾气，你还不了解？爱逞能的货！但是心不坏呀。再说房子已经盖起来了，又不能拆呀。”二叔慢悠悠地只说了五个字：“他欺人太甚。”

每年春节，我家请客，总把二叔和四哥同时请来，希望“借酒浇仇”。喝酒时，两人该碰杯碰杯，该敬烟敬烟，该说笑话说笑话，局外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对冤家。喝完酒，两人起身，下炕穿鞋，一前一后地哼着小曲结伴回家。二叔家请客，也是如此，把四哥和我父亲都请着。四哥却不，请客经常不请二叔，他打心眼儿瞧不起二叔。

有天夜里，四哥来我家串门，二叔不大一会儿也来了，一进里间，看见四哥，便说：“我就知道你准在这儿。”四哥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二叔说：“我是听着你的脚印味道知道的。”四哥讪然大笑：“你能听见我的脚印味道？鬼才信呢。”二叔说：“人走路都会留下脚印味道的，各人有各人的脚印味道，我能听出来。”四哥和我父亲都认为二叔纯粹是在胡吹乱讲，但是下面这件事却让四哥不得不信了。

拉呱拉到夜里九点半，二叔对四哥说：“我看天要下雨，咱走吧，别在半道儿上叫雨淋着。”四哥讽刺他：“你是天老爷呀？想叫下雨就下雨？看把你能耐的！”可是，当两人走到南山根下，各自走到自家的门口时，那毫无征兆的大雨，不早不晚，噼啪降下，雷呀闪的，还有大风。这一下，惊呆在门楼下的四哥，既感到纳闷，又觉得浑身冷得直打颤。

1976年冬天吧，父亲忽然觉得二叔老些日子没来俺家串门了，便在晚饭后去了他家，看看他。进了二叔家的里间，却发现他哼着小曲从炕下的地瓜井里拱了出来，瘦瘦的，头发老长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满脸的痛苦。一问，竟是他右腿上长了个碗口大的毒疮，名叫“蜂窝疽”，要想治好，离不开一种名叫“鹿角胶”的中药。可是“鹿角胶”名贵稀缺，乡里、县上乃至烟台，跑遍了，也没买到。父亲说：“这都是上火造的孽，你的气性可真大呀！”又说：“有个人，能买到，烟台生生堂据说有他的一个铁哥们。”二叔朝西面努努嘴问：“他？”父亲点头，二叔说：“不求他！瘸了也不求！”

当天夜里，父亲出了二叔家，转头又进了四哥家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风雪冒烟的，满道是厚厚的冰碴子，四哥骑着自行车去了公社驻地，坐上客车直扑烟台。半个月后，二叔的毒疮，治好了。

转过年的正月初六，我家又请客。

不知怎么，喝酒一向谨慎的二叔这次竟然喝醉了，父亲、四哥感到奇怪：他就喝了两盅白的，怎么会醉呢？可是他确实醉了，说了很多乱七八糟、没头没尾的话。

四哥趁机试探他：“哎，天老爷，你说，我对你怎么样啊？而你对我呢，你是不是还一直怀着那个芝麻粒儿大的苦大仇深呐？”

二叔醉眼瞧着他，傻笑着问：“你是谁呀？刚才你说什么？再重复一遍。”四哥把话又问了一遍，二叔仍是傻笑，答道：“你，我，还有他！是好伙计嘛，废什么话！”二叔说这话时，指着父亲。

四哥大惊，转脸看我父亲，手挡嘴巴低声问：“他什么意思啊？”父亲朗声回答：“意思很明白嘛，没回答你的话，又回答了你的话呗。”四哥大惊。

当天夜里，四哥把二叔搀扶着回了家，嚷嚷着要酒喝，“你没醉，你装醉，咱再喝点。”他想把二叔灌得心也大醉，掏这家伙的心里话。喝就喝，二叔也不拒绝，他把一瓶别人孝敬他的“双沟大曲”墩在炕上，又哼着小曲拱进炕下的地瓜井里找几个苹果当酒肴。可是老半天也没见他出井里出来。

四哥认为他准是睡倒在地瓜井里，想抬腕走人，又想，那井里不会藏着什么秘密吧？打燃火机，他下井探看，走着走着，火突然灭了——不好！井里没有氧气！四哥腾空跳到井底，哎哟好深呐！落地瞬间他打了个滚儿，差点崴了脚脖子。他妈的，这哪是个地瓜井啊，是个地洞嘛。他憋着一口气，满手摸索，很快就摸到了人，尚有气息，赶紧抱起来扛上肩。出了井口，却发现屋里漆黑漆黑。二叔说：“刚才停电了呀！”可是四哥回到家，一拉炕边的灯绳，电灯瓦亮的——没停电嘛，搞么鬼哟！

躺进被窝里，四哥才惊觉自己犯了一次傻：光顾得救人了，忘了探看那个地瓜井了。“嗨，我又糊涂了，即使想看也没有亮儿呀！”他骂着自己，一时觉得疲乏无力，又觉得被窝里冷冰冰的让他浑身直抖。

此事发生后，父亲对二叔说：“他上次救了你的腿，这次又救了你的命，多大的恩！你心里那块老疙瘩该化了吧？”二叔只是笑，好长时间才说：“他说没说俺家地瓜井的事？”“说了，除了没有氧气，再就是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差点没把他憋死！”“再没说别的？”“别的？我怎么觉得你话里藏着骨头。”二叔只是笑笑，再没说别的。

有一天，二叔对我父亲说：“他家今后你少去吧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少去为好，最

好一次也不要去了！那种翻眼猴似的东西少靠靠不吃亏。现在和你好得一个头，说不定哪天二虎劲儿上来了会要你的头。”这话父亲听着，觉得头涨得老大，就像是呼隆一声掉进了一口幽深阴冷的地瓜井里。

这是1988年春天的一次难忘的夜话。后来父亲住进了烟台，有一次说起这事，他问我：“你能猜出他那话是什么意思吗？他怎么能挑拨我和你四哥的关系呢？”我问父亲：“你果然再没去四哥家？”父亲把脖子一拧高声说：“开玩笑！你爸会那么好挑拨吗？”

好多年眨眼过去了。

2009年春天，三个好朋友中，我父亲先走了。当年夏天，四哥紧跟着我父亲也走了。二叔呢，虽然一年比一年衰弱，但是精神头儿似乎一天比一天旺，一双不大的眼，一年到头都是通亮的，估计再活个十年八年也没问题。

四哥走后的当年深秋，他家那五间大房子，出事了，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后，房体陷落地下，只在地面上露出了一小溜儿灰瓦屋顶，就像是一个溺水者漂浮在水面上的几缕乱发。

万幸的是，当时屋里没人，男的都上山摘苹果去了，女的赶集去了；多年卧床、大病初愈的四嫂当时拄着拐杖去了河北岸，坐在碾台上晒太阳；只有一只大公鸡跳在锅台上偷食时，被捂在废墟里。

村里人都说，那五间大瓦房的原址是烧陶器的古窑，地下的石棚早就被千百年的窑火给烤得酥酥脆脆的，不塌房才怪呢。

还有人说，当年四哥盖那房子，压了东邻二叔一头，也压得土地老爷喊疼，受到了报复。

神奇的是，房子出事第二天，二叔走了，是夜里睡觉时走的，无疾而终。据二叔说，前一晚，二叔和家人把过冬的地瓜搬进地瓜井后，洗了个澡，还把脚烫了烫，然后把电视看到了“再见”，才干干净净地哼着小曲上炕睡觉。

三个同岁的朋友竟在同一年走了。入殓时，人们发现二叔的两只手简直不像是一双人手，十根手指，粗的很粗，细的很细，全都是干巴巴的，毛毛刺刺的，疤疤癞癞的；而掌面上，灰黑的老茧一层擦着一层，足有五六层那么厚，硬得如石如铁。

于是，全村人愕然，哑然。似乎都明白了四哥家房子倒塌的原因了……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## 胶东文学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
CN37-1530/I  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 
ISSN1002-3623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：  
0535-6821982

● 发行电话：  
0535-6821983

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  
jdwxbd@126.com

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